

有次看乐震文先生示范小幅山水,顺口说乐老师画画倪瓒的树吧,乐老师一边画了几株竹林味道的树,一边说有两位画家是不好学的,一位就是倪瓒,还有八大山人。为什么呢?不是完全因为技法吧,更因为他们的人本身。乐老师认同我的说法。想来也是,倪瓒年轻时家境优渥,不求仕途,只丹青读书游历,洁癖到洗树,家道中落后隐居漂泊,清贫度日,笔下云树却干净萧然,要如何修炼得以如此。而八大山人原本皇族后裔,明亡之后,兵荒马乱,逃难途中与妻儿失散,23岁出家,破碎之心托付佛门,可心底郁结难以排遣,笔下书画之气自然与其人生遭际紧密相关,他那些独眼的鸟,独游的鸟,枯败的荷,他人模仿能得其形,恐难以得其魂的。

很多年前就心仪倪瓒,还写过读文章《把自己瘦成一棵树》,看展读画册,欢喜呼吸倪瓒的那种疏淡之味,好比倪瓒的诗句“华林三秋月,寒水淡无波”。当然,也晓得这种疏淡背后当有其他,它们在倪瓒的诗里还是看得到,比如“春愁如雪不能消,又见清明卖柳条。伤心玉照堂前月,空照钱塘夜夜潮。”,比如“伤心莫问朝前事,重上越王台。……当时明月,依依素月,何处飞来?”,互文观

饮诗

卢润祥

读到一本《文学趣谈》,说唐代诗人张籍热爱杜诗,曾把杜甫诗篇一帧“焚取灰研,副以膏蜜,频饮之”,曰“今吾肝肠从此改易”云云,但是却未交代出处。经查方知出自后唐的冯贽编《云仙散录》一书(中华书局2016版153页)。另外,文友也为我明人张岱《夜航船》一书中找到了相关来源。

打开案头《张籍诗注》(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版),读到《书怀》:“自小习成疏懒性,人间事事总无功……老大登朝如梦寐,贫穷作活似村中”,可见虽为京官,但生活却还是贫穷得像是村民。这书的《序》,说张籍有“诗名”,其才“堪比白居易、元稹……”而当时韩愈“犹重之”云云,又说他是一位“笃实君子”(笃:执着、认真,“盖谓者流也”(谓:有个性、为人清高脱俗)。刘逸生《唐诗小札》仅收其《猛虎行》,是揭露暴政之作,可见他还是个有良知、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!

综观其诗,确有揭露控诉统治者罪恶、同情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,如《野老歌》《征妇怨》《樵客行》等,“饮诗”之事,也反映出对自己诗作有着更高的要求!诗人晚年多病,老友纷纷凋零,使他感到失落与忧伤,情绪就更加消沉低落了。诗人享年63岁。



照其诗其画,就好比一个是过滤心绪的倪瓒,一个是纾解心郁的倪瓒。两面一体,才是生动的倪瓒。在元朝这样一个外族入侵的朝代,身为汉族世家,尤其元朝末期,苛捐杂税,倪家压力甚大,倪瓒27岁时,主事的大哥病故,二哥又有残疾,优游自在惯了倪瓒不得不支撑家业,实在非其擅。勉力维持了8年,1353年,52岁的倪瓒散财弃家,开始后半年22年的漂泊。面对山河泅汀,“怅然孤帆,青山故国,乔木苍苔”,晚年叶落归根,回无锡居无定所,借居亲家家,73岁离世。但清简飘然的《容膝斋图》却是在漂泊游历的不确定生活中为朋友所画,此时倪瓒71岁,真正明月一片于心之境了。

我少时喜画,中年拾笔,早先习油画水彩,近年则多尝试水墨丹青,总想临倪瓒。虽不自量力,毕竟感性理性之体贴,总不免难以真正同情之理解,何况尚有技法之屏障,但总觉得只有心手相追,方能入微体贴吧。盘桓日久,多思不如去做,究竟如何,做了方知。今年三月初,开始临倪瓒《江渚霜林图》,第一次临摹后觉得树的感觉不对,墨色水分太多,无倪瓒那种萧瑟感。再次临摹,控墨控水,淡墨皴过宣纸的手感轻盈而清劲,慢慢地,笔下有了山和水,有了叶子零落的树,并不湿润苍翠,

读到一本《文学趣谈》,说唐代诗人张籍热爱杜诗,曾把杜甫诗篇一帧“焚取灰研,副以膏蜜,频饮之”,曰“今吾肝肠从此改易”云云,但是却未交代出处。经查方知出自后唐的冯贽编《云仙散录》一书(中华书局2016版153页)。另外,文友也为我明人张岱《夜航船》一书中找到了相关来源。

编者按:恋爱、结婚、养育,爱的路上千万里,幸福不简单。新时代有新的婚育文化,请看他们爱的方程式。我有两个古灵精怪的女儿,朋友们戏称我有两件“贴心小棉袄”,虽然是四处漏风的那种。老大三四岁的时候,脸上有两圈“高原红”,很像《太师爷》里的人物,于是我太太便叫她“蛋生”。我的好友王博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毁娃行为,建议我们叫她“大娃”。老二出生后自然承接了“二娃”这个称号。

我发现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,会把自家的家庭关系代入到动画片里的人物中。比如姐妹俩看《熊出没》,大娃自认为是熊大,觉得熊大聪明能干,还能教训熊二。二娃则令人惊讶地自认为是熊二,吃着熊二更加憨厚搞笑,各种吃吃吃。

姐妹俩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兴趣和爱好。大娃更爱看故事性很强的书,爱问各种为什么,她似乎对国际象棋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。在



成如容易却艰辛 顺其自然 (篆刻) 陆康

恰要枯干净净,这是单观赏无法切肤的。时间节点实在巧,心手同追倪瓒的这当儿恰逢壬寅春夏奥密戎戎袭击沪上。如何度过每天从做核酸酸开始的日子,如何调节心绪起伏的时光,幸好有书画相伴,笔墨和心手的合一,让人渐渐沉静下来,心中之气随笔墨而运,也好比由内而外地纾解。虽不自量力,毕竟感性理性之体贴,总不免难以真正同情之理解,何况尚有技法之屏障,但总觉得只有心手相追,方能入微体贴吧。盘桓日久,多思不如去做,究竟如何,做了方知。今年三月初,开始临倪瓒《江渚霜林图》,第一次临摹后觉得树的感觉不对,墨色水分太多,无倪瓒那种萧瑟感。再次临摹,控墨控水,淡墨皴过宣纸的手感轻盈而清劲,慢慢地,笔下有了山和水,有了叶子零落的树,并不湿润苍翠,

临完《江渚霜林图》后,又在4月1日摹完倪瓒的《幽涧寒松图》。这幅画其实在三月间临了初步,一直放着,山峦和溪流非一次皴擦勾勒可以完成,而细小却有力的树干树叶也得仔细点丑,最后在这天收拾好,颇觉意味。倪瓒晚年生活清苦,63岁丧妻,长子早逝,次子不孝,以其“只傍清水不染尘”的性情,点染简净萧瑟山树,心情当然并非只是“清水”,盖因经了“静心清心”之过滤,眼前景和心中情浑然一体而现,于是,山水平静着,心灵也渐渐平静着。这种萧散清静背后也许跌宕起伏非常。这种感受以前看画时大多来自理性的体贴,但在临摹的过程中,兼之奥密戎戎阴云密布,似乎反而能探到

国际象棋和打棋谱,犹如石佛一般岿然不动。有位学员家长跟我说,她看到大娃表情冷酷孤傲,很淡定地和两排男生下车轮战,简直帅爆了。这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。

二娃则对美食充满了热爱,学会的第一个超过两个字的词是

“萨拉米香肠”,而大娃则是“为什么”。我的好友王博某天问二娃,好久不见想不想她。二娃头都不抬地说:“爱什么爱,吃饭都不带我……”

由于姐姐的影响,二娃也去学习国际象棋,可每次做练习打棋谱的时候,都会用喝水上厕所的借口,去客厅转转,趁着大人不注意,趴在课桌下面吃零食。我太太说我对二娃过于宽容,甚至有些放纵:大娃如果偷懒,等待她的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批评;对二娃则是无可奈何地哈哈一笑。

这是一册别致的《开卷》作者手稿集。在我看来,这本书有三个缺一不可的关键词:《开卷》、作者和手稿,试一一说之。

先说《开卷》。一份薄薄的民办读书小雨,2000年4月创办于南京,风风雨雨一路走来,已经过了廿二个春秋,仍在按期出版,至今年二月,总共印行了两百六十三期。而且,《开卷》刊出之文大都短小精悍,言之有物,很少大话、空话、套话。这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多么了不起的事。

再说作者。《开卷》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,与作者的鼎力支持密切相关。《开卷》的作者几乎涵盖人文社科各个领域,甚至还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。作者中不乏文坛前辈、学界翘楚和后起之秀,一代又一代,像接力赛一样一起为《开卷》辛勤笔耕,才成就了今日的《开卷》。

接下来就应该说到手稿了。本书是《开卷》作者手稿的第一本选集,总共入选五十六位作者在《开卷》发表的各种作品的手稿(当然,也有个别例外,如姜德明先生的《怒吼吧,中国》一文即为未刊稿)。这

创作者在笔墨之间的情绪脉动,以及慢慢沉淀。奥密戎戎搅动了人间社会,彰显人性人心之善恶,如此环境下临摹倪瓒,感受元代的倪瓒,反而使我获得了较以往丰富的体悟,这种体悟来源于人人心事,来源于纷繁杂中“心意手”如何来结界天地,凝神聚气,世事浮沉,化成淡淡的墨,淡而绵劲的线,轻而清晰的皴擦,转笔气场,纸面方寸气场。山水当不过是“结界”之一,其他亦然。

回想青春时读《红楼梦》,对那些世俗生活中的春秋闲话不怎么上心。齿龄渐长,在细细碎碎中感同到人性的悲欢哀愁,那一点不甘,那一点不认命,以及不自知地在宿命中的折腾。那

也许是因为大娃是第一个孩子,所以我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期望;对二娃则是更多的疼爱,这可能缘于她出生时的那点小波折。

二娃出生那晚,医生说她有短时间的窒息,有脑瘫的可能性,而且腿部似乎有点畸形,眼皮上还有一点疑似血管瘤。医生的话

吓得我当场瘫坐在产房外的椅子上,脑子里浮现带孩子四处求医的画面。幸好第二天早上,医院专家过来确认二娃的腿没有任何问题。两个月后,二娃把尿片扔到我太太脸上,两腿一抬,示意换尿片,更让我们确定她没有脑瘫或者自闭的可能。

大娃学习繁忙,双休日我带着她奔波于各种兴趣班,陪她学习或者做科创项目。还好大娃比较自律勤奋,当天没做完的事情,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也要完成。如今,我尽量给她更多独处

的空间,鼓励她独自完成一些事情,比如,自己坐公交车上学。

带二娃则轻松得多。毕竟二娃是那种去动物园看到草坪上有人野餐就会跑偏的吃货。反正上海是个不缺美食的城市。有时候,太太和大娃不在家,我们就一边看《孤独的美食家》,一边吃外卖,二娃居然仅靠看着美食画面就能吃下一大碗白米饭。

和二娃相反,大娃有着城里孩子普遍的毛病——挑食。如果我带她们两个同时外出就餐,你可能会看到一个“精神分裂”的爸爸:对着大娃说“多吃点,你太瘦了!”,紧接着又对着二娃说“少吃点,要胖的!”

对于两个孩子的期望,我很赞同作家王朔的话,我不期盼两个孩子能“成功”,只希望她们能内心强大,独立自主,一生快快乐乐。

山竹是娃的名字,明日请看《家有山竹初叛逆》。

责编:郭影



(书法) 刘国斌

么,也确乎“看山不是山”,此线条非那线条,就算是练就笔墨功夫,也是难摹的心境意境到底轩轻。那么,也确乎“看山又是山”,感悟其“景画”而“心画”,要的是自己的“景画”出自“心画”。

发挥作用。当然,这些2000年以后的作品手稿绝大部分已非毛笔书写,但这是时代使然,风气使然。当下电脑写作已经一统天下,毛笔手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。然而,退而求其次,钢笔、圆珠笔和“水笔”的手稿,同样或端正或潦草,或浑厚或秀丽,或一气呵成或多次涂抹,同样可以欣赏把玩,更同样可以展示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构思、推敲、修改的始末。一言以蔽之,同样值得认真揣摩探讨,这册《开卷手稿集》不就是一个明证吗?

董宁文兄真是一个有心人,他在努力编辑《开卷》的同时,精心保存了这么多有研究价值的《开卷》作者的手稿,如果是别的刊物,很可能早就当作废品丢弃了。而今,他又将之整理,公之于世,并酌加充满感情的说明文字,使读者对这些手稿和手稿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,真是功莫大焉。

《开卷手稿集》初集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,期待二集、三集能够继续编下去。

上海地名中的“行”

戴存亮

打开上海地图,发现许多地名都带有“行”字。如庄行、杜行、刘行、陈行等等,数了数,不下十个。这些带“行”字的地名都是两个字,在“行”字前缀一般是在百家姓中能找得到的姓氏,而且都是些常见的姓氏。由此可以想象这些带“行”字的地方或与某姓氏人家有关。

据查,上海地名中的“行”又通“航”。水路通航,需有码头、港口。因码头、港口汇集人流、物流成街市,如“闵行”。还有一说,本地话“行”与“航”谐音。明代朱氏家族世居金山,俗称朱家巷。清代设镇,后称朱行镇。

位于奉贤的庄行是上海九个新农村试点镇之一。庄行历史悠久,明洪武初,庄氏人家迁入,开设花米行,得名庄家行。庄行素有“衣被天下、花米通八江”的美誉。庄行羊肉名闻遐迩,那“伏羊一碗汤,不用开药方”谚语流传至今。每年伏羊节去庄行品尝羊肉的食客络绎不绝。笔者也曾专程去庄行吃羊肉,虽然不是在大伏天,但是羊肉店里顾客盈门,味道果然不错。

刘行原来是宝山的一个镇,2000年并入顾村镇。相传清嘉庆年间刘姓家族聚集于此开设商铺,因此得名刘家行。流经刘行的白荡河内有一泉眼,状如菊花,又称菊泉。刘行镇不大,只有南北一条街道。

唐行位于嘉定北部。元时唐氏大族在此贩卖竹木,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大市,遂称唐行。历史上唐行曾归青浦管辖,现属嘉定区。唐行水果业发达,巨峰葡萄、草莓、蜜梨、水蜜桃质量上乘。

陈行现属闵行区。明万历年间,浙江人陈球贩运木材至此,开设木行,称陈家行。其后渐聚成市,繁荣起来。陈行史上古迹很多,现存一关帝庙,遗有古梓树2株。陈行被称为“穿靴戴顶”之乡,出了许多名人,如著名老中医秦伯末、教育家秦荣光、才子兄弟秦锡圭、秦锡田等。

曹行,又名曹家桥。因明副使曹闵(弘治九年进士)宅第得名。后以棉花、土布而兴,清初商贸繁荣,逐渐成市,嘉定时为曹家行市。新中国成立初,曹行有店铺52家,从业人员近百人,有碾米、轧花等厂家15家。镇街沿马屯泾呈“工”字形铺开,分东、西、中三街。

嘉定徐行,地处水乡。明代有位叫徐冕的人在这里经商,创建了集市,得名徐家行。清时,徐行布业、蒲鞋兴盛,一度成为黄草编织品集散地。徐行草编充满乡土气息,兼具艺术美和实用价值,作为草根文化的非遗工艺源远流长。

上海地名中带“行”字的,还有杨行、殷行、杜行等等,不一而足。这些带有上海地方特色,有历史,有故事的地方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的式微,有的伴随着时代的脚步为我们讲述着新的故事。

十日谈

新时代新父母 责编:郭影